

明月灣區

A Greater Bay Area Aesthetic Culture

金好景
印



石灣陶塑

二〇二三年 二月號

專題：深圳作家筆下的風景

胡洪俠、王國華、謝湘南、歐陽德彬、鍾一毛

萬花筒：

灣區特有文體：三及第文學／李烈聲

原來世間並沒有「來日方長」／張惠

臘八，我回來／何佳霖

藝海鈞沉：左翼雜誌《文藝世紀》／鄭明仁

學府點滴：一年之計

青霞印象

圖文
林青霞
小河

攀上懸崖峭壁

踏入無邊荒野

去尋

從未見過的旖旎

請賜我一場海嘯

如有幸擷取心頭的嬌艷

將熾熱燦爛的笑淚釀成果

去享

芬芳面向太陽

我走向終極



香港山頂上的鳳仙花。攝於二〇二二年十一月二十八日。

潘焜明

一個失落的名字 ——緬懷深圳傳媒文化的先驅

先行者的華路藍縷原來是最值得眷念的，但在這個倥傯的現代社會，這些昔日建立功勳的人最容易被遺忘，因為我們只看到時人的業績。

歷史是任人打扮的姑娘，當權者大事歌功頌德的當然是他們的事功，人們津津樂道的也只有眼前的名爵。

我憶起《深圳特區報》一位締造者的名字，時人再沒有人聞問。

他叫張洪斌。在深圳的現代化道路上，他是文化的開拓者，他是《深圳特區報》的創辦者之一。

當時深圳還沒有自己的報章，張洪斌原是新華社記者，從北京御命南下，參與創辦《深圳特區報》。他是首任的總編輯。

當時我在一家中資背景的出版社工作，機緣巧合下與他認識。他文質彬彬，與其說他是領導者，更像一介謙謙書生，他沒有一點權貴仰視闊步的作派。

特區文化萬事起頭難，還是當時改革開放的一扇試驗的文化窗口，沒有先例，任重道遠。

因是創辦人，只好埋頭苦幹，除了招兵買馬，連印刷設施都闕如。據副總編丘盤連事後回憶，初時《深圳特區報》是由香港《文匯報》印刷（一九八一至一九八三年）。不用多久，《深圳特區報》的創刊號出版，也因為張洪斌諳懂文化，他還開闢了文藝副刊園地，並親自邀請我寫稿。

後來當了深圳作家協會主席的林雨純及深圳市委宣傳部副部長的劉學強都是他辦報羅致的手下——他們在那裏當記者。

每趟我到深圳，他都出面招待——其中與會也包括林雨純和劉學強等人。他想通過我了解香港傳媒的生態。

期間我也帶過於梨華、陳若曦等海外作家到過深圳參觀。

他是一位有心人，一九八三年我參加該年度的美國「愛荷華國際寫作計劃」後，在美國紐約大學攻讀出版管理及雜誌學，一面在紐約《華僑日報·讀書周刊》兼主編，他寫信給我，讓我為《深圳特區報》寫點文章，稿費從優，以彌補一點異國生活費云云。

因讀書打工兩忙，難以兼顧，好像只寫了兩三篇稿，但箇中的感念一直磨滅不掉。

我從美國返香港，他退休後一家子來了香港定居，偶爾也見面吃飯，後來不知道患了什麼病，聽說逝世了。此後連他家人也失去聯繫，但他音容舉止及那一份書卷氣仍揮之不去！

我後來翻查了關於改革後深圳傳媒文化資料，關於他的事跡竟然無影無蹤。

查百度說無此人，以前他的手下，一個個崛起，響噹噹的名字觸目可見。

張洪斌這個名字在世上消失得杳無了痕。

想起深圳現在這塊開放的金漆招牌，特區初創期，不知有多少拓荒者為她競折腰，想起眼下深圳特區文化的繁榮昌盛，不期然緬懷那些曾叱吒過的失落的名字——遙遠而親切。

目錄 CONTENTS

3



明月灣
卷首語

A Greater Bay Area Aesthetic Culture 二〇一三年一月號 總八期

卷首語

1 潘耀明 一個失落的名字——緬懷深圳傳媒文化的先驅

專題：深圳作家筆下的風景

4 胡洪俠 「文化沙漠」編年紀事（一九七九—一九九〇）

1 1 王國華 想像中的伶仃洋

1 4 謝湘南 觀看深圳河的N種方式

1 6 歐陽德彬 倫理困境與南方敘事——簡論吳亞丁的小說

2 0 鍾二毛 廚神的愛情

文化綠蔭

2 4 陳德錦 清明夢

2 5 胡燕青 臉

2 6 張欣 不談虧欠

2 7 黃秀蓮 盲人工廠盲公繩

名家與書香

2 9 艾火 錢鍾書：《肉蒲團》文字清通

萬花筒

2 8 巴桐 港爺劉錫伍——「都市奇人」系列港味小小說

3 0 李烈聲 灣區特有文體：三及第文學

3 3 張惠 原來世間並沒有「來日方長」

2 3 3 何佳霖 臘八，我回來

藝海鉤沉

3 5 鄭明仁 香港左翼重要文學雜誌：《文藝世紀》

學苑春秋

3 7 李懿潼、黃滯翹、卓衡、朱霄 「學府點滴」一年之計

封面內頁

圖 林青霞

文 小河

綠騎士 青霞印象

詩：萍兒 西西飛走了

圖：潘宇清 元巨·辭

30



35



二〇二三年二月 總八期

專題

深圳作家筆下的風景

胡洪俠、王國華、謝湘南、歐陽德彬、
鍾二毛／撰

文學藝術是一座城市的文化標杆，文學高度就是城市文化的高度，我們可以小說、散文、詩歌、評論來豐富城市的情感、墊高文學的城池，構成獨特文化，再屢入別的城市無法與深圳比擬的移民城市特性，就融合成今期深圳文學多樣而亮麗的文化風景。

大灣區城市大多被冠上「文化沙漠」的稱號，某種程度上「文化沙漠」曾經成為過它們的共同「文化符號」，深圳報業集團副總編輯胡洪俠沿此新線索，並以深圳採樣資源為視角，階段式編年紀事，發掘「文化沙漠」的傳播故事以及它對深圳的影響。

「而我就住在距離伶仃洋僅三公里的地方，一家人經常開車到海邊散步。所見所聞，與我的想像大不相同……」《街巷志：深圳體溫》作者王國華腦中關於伶仃洋的想像跟現實相去甚遠，但仍堅信曾經的海洋是自由張揚的。

一面鏡子、一塊剝落的礁石在海裏游動、飄逸的大地書法等，深圳詩人謝湘南以不同意象寫成組詩，向讀者展現自己心目中的深圳河。

作家書寫深圳，大抵離不開外地人遷入，努力工作最後成功發家致富，此等無疑是深圳一道常見的風景。深圳市作家協會副主席吳亞丁寫深圳，卻以新型移民社會人們的倫理婚戀觀切入，別具匠心。深圳大學文學博士在讀的歐陽德彬析論吳亞丁的小說倫理困境與南方敘事。

深圳作家鍾二毛另闢蹊徑寫一個農村老師出外闖蕩多年再歸故里的故事，展示農村人的生活與對外界的印象，也給居城市的讀者獻上一個神秘又含蓄的浪漫故事。

成立快四十三周年，深圳經濟特區在迎來經濟蓬勃發展之餘，相信將迎來豐碩的文學成果。

——編者

「我要講述的，不是再次回答香港或深圳或任何一座城市究竟是不是『文化沙漠』的問題……而是『文化沙漠』本身的傳播故事：它究竟是誰？它從哪裏來？它為何而來？它的使用場景有哪些？爲了阻斷它的使用和傳播，人們究竟做了什麼？」大灣區城市大多被冠上「文化沙漠」的稱號，某種程度上「文化沙漠」曾經成爲過它們的共同「文化符號」，作者沿此新線索，並以深圳採樣資源爲視角，階段式編年紀事，發掘「文化沙漠」的傳播故事以及它對深圳的影響。

——編者

「文化沙漠」編年紀事 (一九七九—一九九〇)

胡洪俠

香港回歸二十五周年前夕，香港特別行政區藝術發展局贊助、香港作家聯會策劃發起的「創建『文化大灣區』計劃」已經啟動。據香港作家聯會會長潘耀明先生介紹，這個計劃將聯合部分灣區城市媒體聯合開設「明月灣區」文藝園地，並舉辦「大灣區文學徵文獎」。目前各項活動正有序進行中，《晶報》也有幸和《羊城晚報》、《澳門日報》等機構一起，參與到這個計劃中來。

「文化大灣區」、「人文灣區」、「灣區文化」等說法正漸漸流行。這是一個全新的概念，也面臨着全新的問題。開始大文化深度轉型的《晶報》，已專門開設「文化灣區」專版，開始重新梳理大灣區文化資源，嘗試在傳統的「珠三角文化圈」之上開拓新的「大灣區文化視野」，為在前所未見的「灣區經濟」背景下建立起新的文化共識貢獻一份力量。

粵港澳大灣區（GBA），包括香港、澳門兩個特別行政區和廣東省廣州、深圳、珠海、佛山、惠州、東莞、中山、江門、肇慶九個城市，俗稱「九十二」。它們基於傳統地域與近兩百年間中國歷史而來的文化共性相當明顯，此不贅。

我最近則注意到另一個有趣的現象，即大灣區城市大都經常被人冠於「文化沙漠」的稱號。在某種程度上，「文化沙漠」起碼曾經成爲過「九十二」城市共同的「文化符號」。

據初步觀察，「文化沙漠」這頂帽子戴在灣區城市上的時間有早有晚，香港自然是最「資深」的，



至早可以追溯到上個世紀的二三十年代。相比之下，其他城市則要晚得多。深圳是八十年代後期（而非人們相沿成習多所謂「建特區之初」），廣州是九十年代，珠海、東莞等地則要到二〇〇〇年代之後了，這其中東莞屬於「後來居上」者。

這真是一個奇妙的現象。妙就妙在：其一，粵港澳大灣區竟然是所謂「文化沙漠」如此集中的一個區域；其二，「文化沙漠」一詞既非嚴肅的官方話語，亦非嚴格的學術術語，更沒有進入權威辭書與大百科全書的闡釋視野，但它就是能在官員、文人、學者、媒體人乃至市民的筆下嘴中傳來傳去，自帶流量，避之不及，驅之不盡；其三，幾乎所有使用「文化沙漠」一詞的人，都是為了否定它，但正是輿論上的「否定」，加劇了它的傳播，提高了它在媒體上出頭露面的曝光率，造成了一種「莫須有」的現實。其四，大部分使用「文化沙漠」一詞的人，既不深究此說法的準確含義，也不考察它的來龍去脈，都只是人云亦云，順口挪用：既用於自我矮化，也用於自衛反擊；既用於「自我表揚」，也用於「自相殘殺」；既用於給人「摘帽」，也用於自我「授勳」……簡直就是各「沙」其「沙」，各「漠」其「漠」。

我接下來要講述的，不是再次回答香港或深圳或任何一座城市究竟是不是「文化沙漠」的問題。類似的問題我曾經認為是無法迴避、必須討論或回答乃至回擊的尖銳問題，現在我則認為這屬於「偽問題」，在任何場合都沒有嚴肅回答的必要。我想

講的，是「文化沙漠」本身的傳播故事：它究竟是誰？它從哪裏來？它為何而來？它的使用場景有哪些？為了阻斷它的使用和傳播，人們究竟做了什麼？鑑於此項工作極為龐雜，牽扯各類文獻甚多，我先行給出一份「文化沙漠」編年紀事。有了一條時間線，一些基本的事實就清楚了。為了敘述方便，我暫且只以深圳報業集團數據庫為採樣資源，其他略有涉及。

一九七九年之前

我在大美、大英百科和幾種漢語辭書上都查不到「文化沙漠」這個詞的「出身」。有個《新詞語詞典》舉一九六〇年六月十七日《人民日報》的一句話作為最早出處，明顯不靠譜。那句話是：「台北《聯合報》等最近發表文章說，台灣現在變成了『文化沙漠』。」又舉例說：據美國《工人周報》報道，美國存在着廣大的「文化沙漠」。這倒是提醒我們注意「文化沙漠」一詞的使用場景：此語曾經是「批判詞彙」，用於描述敵對陣營的文化現狀。這個詞給人的視覺印象也確實極有利於引發鄙視與蔑視：誰會喜歡乾燥暴曬、風沙彌漫、寸草不生的沙漠呢？有些年紀的人都會記得，當年人們反思「文革」時，也常常用「文化沙漠」來描述「十年浩劫」造成的惡果。比如作家李國文在《書事憶舊》一文裏說：「我記得在僅有八齣樣板戲和浩然先生小說的一片文化沙漠中，不但無書可買，更是有書也不能

讀……。」

按有些學者的考證，香港早在上世紀二十年代就被上海等地的文化人稱為「文化沙漠」了。一九二七年二月二十七日，魯迅第二次來港演講，一群年輕的香港寫作者向魯迅提問：「香港是文化沙漠嗎？」魯迅回答：「不可以這樣說，這樣說太頹唐了，就算它是沙漠也不是不能改變的。」近百年間無數文化、政商名人否定過「香港是文化沙漠」，看來魯迅是這個行列中的第一人。

這代表了「文化沙漠」一詞的另一種使用場景：老牌文化中心城市對新興工商城市的傲慢與偏見。巴黎曾經說倫敦是文化沙漠，倫敦後來又說紐約，紐約說洛杉磯，蘇州說上海，上海說香港……這是一條有據可查的「鄙視鏈」。

一九八〇至一九八一年

深圳經濟特區剛剛成立時，深圳市文化設施落後，但主政者已經喊出了「文化先行」口號，第一家深港合資文化企業博雅畫廊已經成立。現在沒有當時的文字證據證明，有人給深圳戴上過「文化沙漠」帽子。

一九八二年

是年深圳媒體上首次出現「文化沙漠」一詞，且只出現一次。十一月十五日的《深圳特區報》上推薦了一本叫《捕蝶》的小說，稱「香港不再是一

個文化沙漠，她長滿了艷麗多姿的花草，吸引着蝶兒穿梭其間，《捕蝶》顯現了這小島文壇的熱鬧情況。」這句話給深圳讀者首次示範了「文化沙漠」的實用場景：經常用於否定，貌似這個詞專門是為了否定而誕生的。

一九八三年

這一年，「文化沙漠」沒有出現在主流媒體上，可見一九八二年出現的那次絕對屬「偶發事件」。

一九八四年

是年「文化沙漠」出現八次。數量陡然增高的原因應是本年年底中英將簽訂關於香港問題的聯合聲明，自年初起，深圳報紙上涉香港話題增多。

一月八日的《深圳特區報》上，一篇推薦《香港作家小說選》的書評說：「我對香港文學知之甚少，總以為在這塊『文化沙漠』裏，難以產生非商品化的純文學。近讀《香港作家小說選》，深感這是由於自身的閉塞，而形成的一種偏見和錯覺。」

八月十二日登載〈與劉以鬯先生一席談〉，作者專訪香港著名作家劉以鬯先生，請他介紹香港文學的現狀，劉以鬯先生說：「……有人說香港是『文化沙漠』，這一點我不能同意。」

一九八五年

這是深圳「文化沙漠傳播史」上的關鍵一年。



這一年，好像有一種聲音開始傳播，即擔心深圳成為「文化沙漠」。這年二月八日的《深圳特區報》報道：深圳青春藝術團應邀到哈爾濱演出，二十場預售票在兩天內被搶購一空，有人冒着零下三十多度的嚴寒在歌劇院門前等候退票。有哈爾濱青年找到藝術團演員們說，看了演出，我們知道深圳並不是人們傳說的文化沙漠，而是生機勃勃的一片綠洲！

為什麼忽然有這樣的說法傳到了哈爾濱？目前不得而知。或許是因為那幾年深圳去東北集中招聘過人才吧。

一九八六年

這一年，「特區文化」成了熱門話題，原因之一 是深圳的文化建設得到了當時文化部副部長高占祥的重視。一九八六年十二月四日的《深圳特區報》報道說，記者參加在廈門召開的全國文化事業發展戰略研討會時，獨家採訪了高占祥。高說：「特區文化要特起來，要比內地更大膽更積極更主動更開放些；要有一些特殊的文化政策，打破一些常規的模式，走探索的道路；要搞一個適應特區文化事業發展的戰略規劃……。」

《深圳特區報》還專門在同月十五日以「如何發展特區文化」為題舉辦了座談會。有位與會者發言時表達出了一種很特別的焦慮。他說：「抓好特區文化迫在眉睫，切不可讓海外人士產生『文化沙漠北移』之說。」

這是什麼意思呢？是有人擔心香港的「文化沙漠」可能會跨過深圳河？

很多年之後，大概二〇一八年吧，有人如此回憶：一九八六年，在紅嶺路和紅荔路交界處，在人們還在痛心疾首斥責深圳「文化沙漠」的時候，「大家樂」舞台出現了……。

「痛心疾首」云云或有誇張，但那年頭應該是時時可聞「文化沙漠」聲了。但是倡導「特區文化」的文化部副部長並沒有提「文化沙漠」，可見從一開始，所謂深圳成為「文化沙漠」的論調就不是嚴肅的「體制內話語」。

考慮到不斷有人因深圳而拋出「租界說」、「變色說」、「資本主義說」，第一批指責或擔心深圳成為「文化沙漠」的人，實際上是在「政治批判」意義上將當年送給香港的「文化沙漠」帽子直接拿來扔給了深圳。「文化沙漠北移」？移動的不是「文化沙漠」，而是「文化沙漠」帽子。

一九八七年

本年度七月二十七日的《深圳特區報》報道四川省對外文化交流中心時提到：一九八四年底，四川省委決定在深圳辦一個「四川省對外文化交流中心」。當時有人提出疑問：「到深圳辦文化窗口有啥意思？去接受資產階級影響嗎？」「人家到深圳是做生意、圖賺錢，那裏是文化沙漠，有啥文化交流可搞？你們中心還是想撈錢吧。」

一九八八年

這年二月中旬的一天，《深圳特區報》記者採訪時任文化部長王蒙：「一九八三年，您作為一名作家來過深圳特區。這次，您以文化部長的身份舊地重遊，對深圳的文化現狀有何見教？」

王蒙說：「一九八三年至今，一晃五年，這裏變化很大，發展很快，令人高興。隨着生產發展、生活水平提高，人們對文化的要求也在增長。深圳圖書館建得很不錯，很多人熱心閱讀，據介紹說，這裏讀書空氣很濃。大劇院、博物館、藝術中心都在建設之中，出版了報紙、雜誌、書籍。深圳大學建設也是十分可喜的，所以，現在要說深圳是文化沙漠，不符合實際情況。」

這是第一位部長級官員否認深圳是「文化沙漠」。然而王蒙話裏有話：是「現在」不是，當初曾經是過。從此一個新的話術誕生了：承認深圳原來是「文化沙漠」，但現在不是了。客人們都很願意用這個句式表揚深圳。

本年十月深圳搞了一個「八八青年文化藝術節」，報紙上說，深圳市文化局今年以來接待了幾批外地來參觀的同行，客人們不禁發出「士別三日，刮目相看」的感慨：「深圳不再是文化沙漠了。……深圳這片文化沙漠能夠迅速地拓展為綠洲，正因為有許許多多年輕的綠色種子的基因。」

就這樣，從一九八八年開始，媒體開始承認深

圳曾經是「文化沙漠」，然後津津樂道如何如何變成了綠洲。這樣的一個邏輯一直沿用到今天。

一九八九年

看來這頂以「文化沙漠」為材料製成的「帽子」，深圳糊裏糊塗就戴上了。什麼是「文化沙漠」？為什麼要把原用來貶低香港的「帽子」送給深圳？深圳為什麼要承認自己曾經是「文化沙漠」？這些問題尚未獲得及時與深入的思考，深圳人就開始了為自己辯護的路程。這條路很長，一直通到今天。初期的辯護策略是先承認，再否認：承認原來是，否認現在是。

本年度的十月七日，特區報刊登綜合消息，標題為〈昔稱文化沙漠 今成文化窗口 深圳文化事業蓬勃發展〉。消息說：我市文化事業原來底子薄、起點低，文化隊伍小，文藝設施少。市委、市政府為樹立和完善深圳的文化形象，投資興建了深圳大學、電視台、體育館、圖書館、博物館、大劇院、科學館、新聞文化中心「八大文化設施」，辦起了深圳市交響樂團、歌舞團等專業文藝團體和藝術中心、藝術學校、深圳畫院，擴建了市粵劇團、美術館、深圳戲院和中華書店等。

現在看來，這則報道混淆了兩個問題：其一，文化設施落後，並不等於一個城市是「文化沙漠」；其二，興建文化設施與機構，並非僅僅為了「樹立和完善深圳的文化形象」。作為「後知後覺」的「事



後諸葛亮」，我只能猜想當時「文化沙漠」論調給深圳文化人的傷害太深重了，以至於他們把摘掉「文化沙漠」帽子當成了一座城市發展文化事業與產業的目的。堂吉訶德們紛紛大戰風車。

一九九〇年

深圳迎來了第一個十年。總結十年成就，是本年度的主旋律。這一年，「文化沙漠」一詞在主流媒體上出現的次數迎來第一個高峰。從此，每逢說起深圳文化，「文化沙漠」都如影隨形，好像離開這個詞，已經不知道如何判斷自己的文化方向了。

我們已經習慣了以否定「文化沙漠」的方式肯定深圳的文化成就。我們對這個詞如此在乎，以至於有人在媒體上開誠布公地承認：「作為一個深圳人，每聽見有人譏諷深圳是『文化沙漠』時，就像蒙受到一種恥辱，禁不住要與之爭辯。」

多年之後，原深圳市委書記厲有為二〇一九年接受記者專訪還憤憤不平地說：「二十多年前，有人給深圳蓋上了一頂『文化沙漠』的帽子，認為深圳只抓經濟建設。我們對這個說法感覺不愉快、不服氣，更認為這是一個誤會——我們絕對不是『文化沙漠』」。

然而，「爭辯」時無法迴避的同一個問題，答案卻有截然不同的兩種：一種是堅稱「文化沙漠」論是對深圳的誤讀、貶低乃至污蔑，即認為不論建特區之初，還是任何時候，深圳都不是「文化沙漠」。

另一種則是承認深圳曾經是「文化沙漠」，但時間只是「建特區初」或「八十年代」。這兩種由一個問題引出的相互矛盾的答案，於一九九〇年特區十年之際，構成了深圳應對「文化沙漠」論的最初模式，且結構穩定，直到今天也變化不大。它們有時還會同時出現在一篇文章裏，像「他鄉遇故知」一般關係融洽。

本年見報的一篇成就報道說，特區十年間「聚攏了許許多多平凡與不平凡的工程師、經濟師、教員、醫生、教授、作家、藝術家……他們在這塊昔日的文化沙漠上，傳授着知識，貢獻着才智，播種着人類文明。」

而官方色彩濃厚的《大鵬頌——深圳經濟特區十年成就展》，則在解說詞裏一會認為「文化沙漠」是「貶稱」，一會又說「文化沙漠」已變成文化綠洲，恰似《射鵰英雄傳》裏的周伯通左右手互搏。那「解說詞」說道：「曾幾何時，這裏還是文化落後之鄉。就在這塊被人們貶稱為『文化沙漠』的土地上，深圳人用中華民族文化的乳汁和外來文化中的清泉辛勤澆灌，以創造經濟奇跡的速度和氣勢創造文化。今日深圳，現代化的文化設施與商業大廈相媲美，文化、教育、體育、衛生事業雨後春筍般蓬勃興起，『文化沙漠』已變成文化綠洲。」

這一年的年底，一本「奇書」出現了，所謂「奇」，是書中文章的十幾位作者似乎不約而同堅持一個原則：不承認「文化沙漠」說法；文中根本

不提「文化沙漠」這回事。

此書名為《深圳特區文化初探》，一九九〇年十二月由海天出版社出版。書由當時的深圳市文化委員會主編，內容是薈集特區成立十年來文化研究成果，全面反映特區文化研究實績，所收文章幾乎涉及如諸如特區精神文明建設、文化市場管理、企業文化、群眾文化、影視出版乃至與香港文化的交流借鑑等深圳城市文化所有方面。序言作者說，此書的匯編屬開拓性工作，是獻給特區十周年的禮物。

這本書的作者，許多都是後來在文化界擔當重任的人物，也都是以實績與理論回擊「文化沙漠」論的主力軍，可是，他們當年為這本書寫文章時沒有一個人承認深圳曾經是「文化沙漠」。他們甚至都有意迴避這個讓人不快的詞彙。

只有一個例外：書中收有一篇寫於一九八五年九月的文章，題為〈深圳特區文化建設與經濟建設的關係〉。作者在文章第二部分寫道，據一九八二年統計，特區與外商簽訂一千六百三十四個項目，投資額一百零五億港元，實際投入二十七億，文化方面只有四項，投資三百萬港元，佔整個投資的千分之零點二。作者接着假設了一種情況：「如按這投資比例建設下去，城市就會畸形發展，變成『經濟綠洲，文化沙漠』。」

接下來的論述，作者舉了大量例證來說明，這種擔心是沒有必要的：從一九八二年起，深圳一連三年把地方財政收入的三分之一用於文化建設，八

大文化工程正在陸續交付使用，文化系統自我發展能力增強，社會辦文化的熱潮正在興起。

這裏說的正是特區初創時期文化建設情況。作者並沒有回擊「文化沙漠」論，因為一九八五年深圳的這頂帽子尚未成型。他文中橫空出世般提到的「經濟綠洲，文化沙漠」不過是個假設，而且還不是單指文化，而是與經濟「對舉」。

收入《深圳特區文化初探》的文章，有一篇題為〈迅速發展深圳特區文化事業〉。作者蘇偉光從八個方面歷數屢疊成績，證明深圳文化經過十年努力出現嶄新局面。他尤其提到，建立特區前，深圳是一個僅有兩萬人口的邊陲小鎮，文化設施不過是一間一九四九年前留下的小電影院、一間六十年代初擴建的戲院和一家不足一百平方米的新華書店。他又提到，深圳對外文化開放中，堅持的原則是「有所引進，有所抵制」、「排污不排外」。我讀到這些地方時，總感覺「文化沙漠」一詞有呼之欲出之勢，然而並沒有。通篇文章根本見不到「文化沙漠」一詞。有趣的是，僅僅六年後的一九九六年，已經成為文化局長的蘇偉光在報紙上發表文章說：「十六年來，在市委、市政府的關心重視下，深圳文化事業有了『超常規』的發展，徹底甩掉了『文化沙漠』的帽子，並逐步走向文化綠洲。」

他終究還是接受了「文化沙漠」這頂「帽子」。
（作者為深圳報業集團副總編輯、《晶報》總編輯。）

「而我就住在距離伶仃洋僅三公里的地方，一家人經常開車到海邊散步。所見所聞，與我的想像大不相同……當年海天翻覆的樣子，我再怎麼勾勒都無法復原。」作者腦中關於伶仃洋與文天祥的悲壯形象跟現實相去甚遠，但仍堅信曾經的海洋是自由張揚的，只令人多不能明白，為此更喜覺自己是伶仃洋少數的知音。

——編者

想像中的伶仃洋

王國華

下午風才起，越刮越大，越刮越大。早早的天就暗下來。天地相交之處，湧出一個一個浪頭，越跑越快，明明是上坡，卻彷彿是下坡，彷彿擁有加速度。

起始是一個小圓點。漸漸地，變成幾十米寬，幾百米寬，再拓為幾公里，幾十公里，上百公里……浪頭的兩端好像安着抽拉器，跑得越快，兩邊外抽的幅度越大。

越來越厚。好似滾雪球，由薄薄的一小片，迅速滾成聯排的裝甲車，整齊地、堅不可摧地朝前推動。越來越高，需仰頭才見。浪上還有浪，不知頂端在哪裏，更無法用具體的尺、米、丈來表述。

海浪似帶着表情，上接天，下連地，牆一般，遠遠地，走到中間便繃不住了，轟然倒塌。前面的剛剛打散，後面的牆又跟上，繼續向此岸滾來。一個接一個，一個接一個，前仆後繼。

伴隨着這滔天巨浪的，是風聲。遠處的如架子鼓，近處的如亂結他，再近處的，如歌手的清唱。他伸着脖子，仰頭向天，那聲音從腳跟發起，在丹田助跑，由喉嚨裏一躍而出，清越、嘈雜、沉悶、凶狠。這些聲音各自獨立又亂七八糟地混在一起。仔細聽，似乎可以辨清這個和那個；恍惚地聽，它也恍惚起來。

如果沒有這些聲音，巨浪再大再膨脹，也像默片一樣形成不了壓力。如今風和浪結合在一起，你

架着我，我踩着妳，跟頭把式地滾作一團。它們脫離地面，衝向天空，再從天空砸下來，毫不計後果，巨獸一樣，在有限的空間裏上躡下跳。

海浪只是浮於水面的表象，整個大海都掀動起來。鯨魚、鯊魚、帶魚、大魚小魚、蝦米、海龜，全都驚慌失措，竭力向海底鑽，避開跟海浪的共振。它們仰着頭，不知上面發生了什麼，偶爾交頭接耳，藉以消解緊張。膽小的繼續下沉，直至呼吸困難。明明常年生活在水下五六米處，下沉至水下二十米、三十米，就相當於進入了另一個世界。

在那完全陌生的領域，它們身體發抖，嚴重不適，而來自上面的動盪追擊着它們，不得不繼續下沉。偶爾有一隻（條）上不來氣，痛苦不堪，拼命上浮，結果被浪頭裹挾着噴出海面幾十米高。那一兩個小魚小龜像一顆米粒，在空中一閃，不知落到哪裏去了。這個徹底暈眩的傢伙，即使倖倖甦醒過來，也不再找到原來的族群，只能在廣闊的海上孤獨終老。

一直到傍晚，風聲、激浪拍打聲、偶爾其他莫名其妙的聲音



古今殊異，農耕社會的山海江河林，都比現在闊大得多。（資料圖片）

中，忽然出現了一條船。是的，那是一條船。在浪尖上晃蕩，跌落，再消失。它比那些魚蝦要大一些，但完全沒有自主性，浪和風催它、搖它、砸它、掀它，它一直沒有翻過去，桅杆居然也沒有折斷。暴雨像鞭子一樣，啪啪抽打着，驚雷追趕着閃電，一閃，照出船頭站着一個人，再一閃，照出了他的身形，古裝、方巾、清隴愁苦的面容。巨大的浪打在他身上，衣服沒濕；那麼大的風，他站得很穩。他和船黏在了一起，沉沉浮浮，彷彿是神。他內心的堅定，讓這宇宙間的巨大震怒都動他不得。

這片水是伶仃洋。那個人是文天祥。

自然，這是我想像中的文天祥和伶仃洋。該畫面在我腦子裏出現過無數次，每次都增加一些細節。

而我就住在距離伶仃洋僅三公里的地方，一家人經常開車到海邊散步。所見所聞，與我的想像大不相同。那裏樹木成林，美麗異木棉粉紅俏麗，紫荊花散發



着陣陣暗香，平整的道路兩旁，成片的鬼針草上，小白花們輕輕顫動。靠近碧藍的水面，波瀾不興。海水的蕩漾，只是意思意思而已。小孩子們互相追逐着，發出陣陣尖叫。手指肚大小的螃蟹在石縫中矯捷地跑來跑去。一隻白鷺在人們的頭頂盤旋，然後落在海水中的桐花木上。

但我確信自己的想像一定真實存在過（且排除颱風天）。古今殊異，農耕社會的山海江河林，都比現在闊大得多。那時的人是渺小的。人越渺小，大自然中的其他事物就越自由和張揚。山更峻峭，江更奔騰，天更高遠。曾經，我一個人人在沙漠邊緣行走，風聲呼嘯，絕無束縛感，揚起的沙子在空中聚成一團，打到臉上生疼。一群人出現，和我匯合之後，風倏忽弱下去，彷彿歌手剛剛放開喉嚨，見到陌生人，害羞起來，輕飄飄地繞過去了。它們不願意和人打交道。

比南宋更早的時代，已有人在嶺南定居。唐時柳宗元被發配至柳州，用一首詩來描述此地所見：

城上高樓接大荒，海天愁思正茫茫。
驚風亂颭芙蓉水，密雨斜侵薜荔牆。
嶺樹重遮千里目，江流曲似九迴腸。
共來百越文身地，猶自音書滯一鄉。

大荒兩字，即可概括我上面的所有想像。

人與自然，註定是此消彼長的關係。人也是一個氣場。人駕扁舟時，伶仃洋的波浪翻滾着，狂放不羈。人群密集，形成無形的威壓，河流舒緩了，萬物消沉，無言，如同順民遇到獨裁者。而如今，在我居住的地方，數不勝數的人正螞蟻一樣湧來。雖然不斷有人離開，到來的人卻以數倍計。伶仃洋畔蓋起高樓，升起炊煙，人聲喧囂。巨浪退卻了，它們不會和人糾纏的。當年海天翻覆的樣子，我再怎麼勾勒都無法復原。

可這個場景還時時出現在我的眼前，抹都抹不掉。我曾經試圖在兩者之間找到一個連接點，後來發現，根本沒有。宇宙的邏輯，肯定不屑於我微弱的探尋。今天我寧願將其永遠割裂開來。巨浪的歸巨浪，繁花的歸繁花。這樣，在我的生活中就有了撼動與躺平兩個方向和選擇。此為真理的兩極，各安其位，互不干擾。它們還比賽着成長呢。

我內心裏最歡喜的，自然是前者。後者多人擁有，而前者，只屬於我一個人。

我是伶仃洋極少的知音之一。

（作者為「城愁」散文的倡導者和書寫者。曾獲第五屆廣東省有為文學獎散文金獎、第八屆冰心散文獎、第八屆深圳青年文學獎、第六屆深圳十大佳著獎。已出版《街巷志：一朵雲來》、《街巷志：深圳體溫》等二十餘部作品。）

一面鏡子、一塊剝落的礁石在海裏游動、飄逸的大地書法等，詩人以不同意象寫成組詩，向讀者展現自己心目中的深圳河。

——編者

觀看深圳河的N種方式

謝湘南

一、
我是長在河岸的一棵木棉
深圳河對於我
就是一面鏡子

三月，我將一樹的花蕾
投射在河面
我的火紅與熾熱
令它為我唱起叮咚的歌

我對城裏的事不怎麼關心
那些高過我的樓
自有他們的樂趣
我只全心全意
照看它的流淌

二、
我是一位騎行者
自行車滾動着我的汗珠
沿着深港邊界
我從蓮塘口岸出發

隔着鐵絲網
我看到你的河面
越來越開闊

我很想跨過鐵絲網
將我的雙足
涉入你的清冽

三、
一塊剝落的礁石在海裏游
動
一堆土在水上漂移

河上的船
盛放着兩岸的倒影
四十多年過去
倒影換的裝，數不清

此刻，我在一棟樓的窗前
抽煙

在保稅區，數山巔的雲
看到船像魚一樣
從河面游過
呼吸輕盈，像什麼事
都沒發生

四、
在一百一十六樓，城市的
至高點
我看到最飄逸的大地書法



從梧桐山至深圳灣
一筆透迤

我看到山嵐飛升
海嵐吐納變幻的光影
我看到河與海的相交
紅樹變成水墨的皴法

蜿蜒的河道是地表的金線
入海口簇擁着飛翔
樓宇排列在右岸
田園合圍在左岸

候鳥在空中
看見活絡的美餐
我在高空
看到修長的寫意

五、
隱在山峰之間
聲音忽遠忽近
在盤山公路
我感受到你的輕靈
我聽到你的跳躍
有如我的心跳

對岸的崗哨
或有同感，與我一樣
在山間佇立
凝神傾聽，你的清亮

你從山上下來
如釋重負，如去纏繞
左衝右突
越走越寬闊

石頭在河底
撥動琴箱，我期望
有一日能溯流而上
去觸摸，去合奏

六、
獻給你的
心之交響
河套像放大的字母D
那一灣水流
是深港的鑲嵌

無人機在天空不着痕跡
將兩岸的波紋與土地的翻滾
一併攝錄

流水兜着未來的想像
灘塗留下萬鳥的足跡

七、
紅嘴海鷗、小白鷺、蒼鷺、黑臉琵鷺、
反嘴鷗、綠翅鴨
……這些鳥，比我更親近深圳河
更貪戀深圳灣

我最近距離的看深圳河
是在羅湖橋上
隔着玻璃瞄上幾秒

因為不可逗留
因為過關的人潮湧動
那幾秒，我覺得
這是一條靜止的河
在歷史的夾縫裏
它正在讓時間倒流

（作者為詩人、藝術評論人、媒體人。一九九七年參加第十四屆「青春詩會」。作品入選近百種當代詩歌選本。部分詩歌被譯成英語、俄語、日語等。）

作家書寫深圳，大抵離不開外地人遷入，努力工作最後成功發家致富。此等無疑是深圳一道常見的風景。「不過既然深圳女孩是如此之多，他還用得着在一個已婚女人身上，或者在一個單身母親身上尋找愛情麼……」吳亞丁寫深圳，卻以新型移民社會人們的倫理婚戀觀切入，寫出深圳人潛藏的寂寞並予以開解，別具匠心。

——編者

倫理困境與南方敘事 ——簡論吳亞丁的小說

歐陽德彬

深圳市作家協會副主席吳亞丁的長篇小說《誰在黑夜敲打你的窗》近年再版，再次掀起評論與研究的熱潮，可謂深圳文學的一次大事件。這部小說有着源頭活水的特質，每次閱讀都會呈現不同的面相，其意義似乎在不斷地有機生成。文學史上有個奇怪的現象，很多作家一出手就是巔峰之作。筆者認為，《誰在黑夜敲打你的窗》便是吳亞丁的代表作。

小說開篇便營造了一種情感危機的氛圍，「飛機在大霧中盤旋了十來分鐘，然後俯衝向地面的跑道。」這時候，「主人公岩桐所熟悉的的城市，那些縱橫交錯的街道，格子般綠黃相間的田野，鏡子似的明晃晃的養蠔水域，都隱藏在無盡的地方。」小說不容分說直接將讀者帶入了一個危險重重的現實世界，一面是身家性命的危機，一面是熟悉的都市背景。飛機失事的危機映照著都市中的感情危機，對於都市漫遊者岩桐來說，後者跟前者同樣危險，同樣致命。岩桐就是在飛機失事的危機中結識了「她」，今後與她的交往將是一連串的情感危機。兩者之間飄忽不定的情感狀態恰似那航班的飛行狀態，一會兒俯衝直下，一會兒一飛冲天。這種氣氛其實奠定了小說的基調，鹿兒從「一零零八大廈」一躍而下，石榴離開深圳殞命京城，青春少女香消玉殞，凡此種種，皆是無常青春與神秘命運的寫照。

深圳特區成立之後，一些內地的覺醒者，受到改革春風的召喚，成為特區建設者和都市漫遊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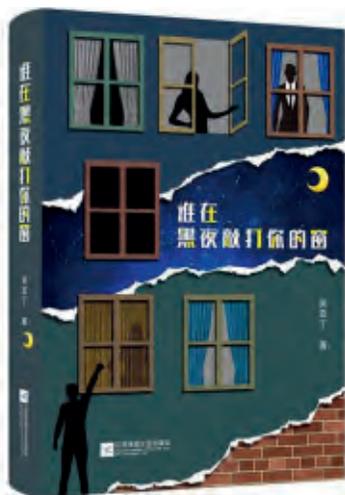


他們擺脫了內地的生活狀態，一到深圳便放飛自我。從「人的自我覺醒」和「人之所以為人」的角度上來說，像岩桐這樣有着豐富的都市情感體驗與深刻的生活思索，甚至在某種程度上僭越了某些傳統世俗倫理，才算真正地活過。

世俗倫理與人的價值

前蘇聯文藝理論家巴赫金在建構其文藝美學思想時，將人擺到了中心位置，着力強調了人的價值。他說：「這是一個可以思考、可以觀察、可以珍愛的中心。這個中心就是人，在這個世界中一切之所以具有意義和價值，只是由於它和人聯繫在一起，是屬於人的。在這裏，人完全不是因為漂亮才有人愛，而是因為有人愛才漂亮。」吳亞丁的《誰在黑夜敲打你的窗》則是「人的文學」，尤其契合巴赫金所謂的不斷感受着的「在場的人」。「在場的人」的美學觀念，突出表現在其

小說對包裹在兩性關係之上的「愛」與「情」的深入探討上。談及兩性關係，必然涉及到兩性倫理。甚至可以說，兩性關係的核心就是倫理觀念的嬗變。因此，從兩性關係的視角考察岩桐的倫理困境，堪稱一場趣味十足的旅程。鹿兒、



吳亞丁著《請在黑夜敲打你的窗》再版，二〇一九年江蘇鳳凰文藝出版社出版。（資料圖片）

她她、妮妮……那些精靈一樣美麗優雅又難以捉摸的女孩出沒在這座城市，與岩桐相遇。在跟她們的交往中，岩桐始終面臨着複雜的兩性倫理問題。

岩桐與重慶女孩鹿兒同居，不願意放棄她，也不願意與她結婚。在「不以結婚為目的的戀愛都是耍流氓」的世俗倫理面前，岩桐的行為是前衛的。岩桐的好友「但是」的一番話，坦白了這些「都市漫遊人」的婚戀觀：「在深圳這樣的城市裏，多少三十好幾的男人，甚至四十好幾的男人，都還優哉遊哉地過着舒適和自由的單身人士生活。誰願意那麼早結婚？誰願意那麼早就把自己塞進家庭和婚姻的小籠子裏去？那不是作繭自縛麼？既坑了自己，又暴殄天物！」鹿兒選擇了從「一零零八大廈」一躍而下。事已至此，鹿兒不得不死，殉情成了她永遠活在岩桐心中的唯一方式。

跟鹿兒相比，「她她」與岩桐的關係擁有更多的可能。在蓮花山公園，岩桐第四次遇見「她她」。而「她她」的身邊，多了一位喊她媽媽的小男孩。這一幕場景立刻把岩桐拋入了倫理困境，「他曾經牽牽掛掛、純潔無比的黑衣女孩，原來就是這樣一個美麗的小男孩一腳踩得粉碎。無論

他相信還是不相信，他都已經看見那小男孩喊她媽媽。」緊接着，吳亞丁進行了一段獨白式的講述：「誠然，他孤身一人在深圳，內心深處渴望愛情，不過既然深圳女孩是如此之多，他還用得着在一個已婚女人身上，或者在一個單身母親身上尋找愛情麼？這樣想着，他那顆曾經傾慕過她的心，彷彿踩上滑板似的，在急速地滑遠，彷彿要躲避某種不潔的東西。」吳亞丁對主人公內心的剖析，顯示了固有倫理與都市愛情的矛盾。岩桐夢想中的理想女人，必須深得自己喜愛，最好是一塵不染的處女，這種「處女情結」只是沒有明說罷了。

在小說的結尾，岩桐在報紙上讀到關於「她她」的報道。「天空細雨斜飛。岩桐愕然呆立。這麼說，他曾經見過的那個小男孩，不是她自己的孩子？她沒有結婚？……他呆呆地想着。手中小報無聲地滑落，然後散開……在帶着海洋氣息的秋風中，像大鳥展翅，撒着歡，飄向玫瑰色的遠方。」報紙向岩桐傳遞了一個重要的信息，「她她」再度成為純潔天使的化身。於是，「大鳥展翅」，遠方成了「玫瑰色」，在幽暗的敘述當中透出一線希望之光。

比「淘金的故事」更高維度的表達

統觀吳亞丁的小說世界，無論是《誰在黑夜敲打你的窗》中的岩桐，還是《出租之城》中的葉蟬，兩人面對光怪陸離的都市生活，總在虛構與真實之

間遊走，在憂傷與希望之間徘徊。恰恰是這種游離和不確定的狀態，訴說着都市生活的本相，攀登着都市文學的高峰，成為深圳都市文學一處繞不開的地標。筆者閱讀所及，很多深圳作家致力於表現改革開放的奮鬥故事，執迷於將深圳塑造造成一座淘金的都市、改變命運的城市，始終跳不出世俗意義上的成功的圈套。吳亞丁的小說則致力於深圳人的心路歷程與情感秘史，無疑是更高維度的文學表達。

在吳亞丁後來的小說創作中，始終可以窺見存在主義哲學的影子，有時候甚至呈現出一種曇花一現的個體存在。比如他的「江上之旅」系列短篇小說，其中的《少年的江上之旅》，就探討了一種轉瞬即逝的個體存在。該短篇小說的背景設置在上世紀八十年代，那是一個社會管制開始放鬆的時代，也是很多中年人心中的黃金時代。正如小說中表達的那樣，「少年的心渴望飛翔，少年的腳則渴望奔跑。」在十七歲的暑假，少年偷拿了家裏的六十塊錢，跟着要好的同學沿着長江長途旅行。女人對少年的愛情密碼就藏在女人為少年寫的文章裏，這是女人破碎卻依然魅惑的春夢，「我更感興趣的，是你去船尾看浪花。哎，你這麼一個安靜的男生，怎麼會想到去船尾看翻滾的浪花呢？」以及少年江上之旅的奇特見聞：「你說那個年輕的男人，整個晚上，他從背包裏，居然就像變戲法一樣，拿出近二十種不同的香煙來。當然，他不光給你抽煙，他



還拿出一隻銀光閃閃的新手表。你告訴我說，那是最新款的廬山牌手表。是一隻漂亮的最新機械手表。

那年輕男人將手表輕輕在鐵質的船舷上面清脆地敲了敲，炫耀說，瞧！防震的。」在那個時代，少年竟敢沿着長江長途旅行，展現出非同尋常的個體覺醒和心靈力量。這是吸引女人的核心要素。只不過這種個體的覺醒只是曇花一現，結婚後，女人面臨着三十年寡淡無味的生活。少年的個體覺醒也很快就會被殘酷的現實消磨掉了。少年是偷了父親的看病救命錢去旅行的。這足以再次將少年甦醒的主體性打回硬殼內。結婚之後，在女人的心目中，少年便「不存在了」。這正呼應了許多年後女人引述的富蘭克林的話：「有的人二十五歲就死了，只是到了七十五歲才埋葬……」。

女人年輕的時候，愛上的是那位表面羞澀內心狂野的少年，那個去長江漂流渴望飛翔的少年，那個伊卡洛斯一般渴望天空和遠方的少年。可是，當兩人攜手走進婚姻的殿堂，男人沒了少年時代的情懷，成了庸眾中的一員。「伊卡洛斯」墜落了，女人也不再是喜歡逗笑的女人，成了一名歇斯底里的潑婦。小說結尾的淡漠具有巨大的震撼力量，「只是，令人悲傷的是，到了這個時候，他的內心似乎已經枯竭了跟那個女人說話的欲望。」多少婚姻的結尾，彼此變得漠然。

給深圳人的寓言小說

吳亞丁的小說，緊扣深圳這座城市的獨一無二的精神氣質，並在這座城市裏的情愛敘事中，建構起了一個文學意義上的詩意之鄉和哲學意義上的精神家園。在深圳這樣的新移民社會，人們追求溫暖與愛情以擺脫孤獨，而非單純的身體欲望。殘酷的是，人們往往求而不得，靠着回憶的餘溫自我安慰。而在一個特殊的急速資本化時代，現實中的身份標籤和對物質與名利的追求，往往遮蔽了自己的眼睛，同時約束了自己的行動，追求真愛變得十分艱難。當社會異化造成了一個個相互隔膜的存在，每個人都期待著他人來敲打自己的窗戶。尤其在黑夜，則喚起了他們剪不斷理還亂的孤獨與寂寞。因此，敢於卸下傳統倫理的重負，勇敢地走出房間，相信他人也相信自己，才能真正地把握世界，也把握自己。這既是對陷入倫理困境的深圳人的忠告，也是吳亞丁小說的獨特話語。

顯然，吳亞丁的小說，不是喃喃自語的私人話語，而是具有極強現實針對性的隱喻小說與寓言小說——人們不能總是等待別人來敲打自己的窗戶，而是要像無數的義工們（如「她她」）一樣，勇敢地走進社會，擁抱世界，在大時代裏重建人的尊嚴。

（作者為中國作家協會會員、深圳大學文學博士在讀，著有小說集《我想去趟布拉格》。）

◎

「帽子老師果然再也沒有出去。他在村裏辦了一個幼兒園，居然是免費的……大家感覺這個幼兒園是帽子老師為第五老師辦的。」作者寫一個農村老師出外闖蕩多年再歸故里的故事，展示農村人的生活與對外界的印象，也給居城市的讀者獻上一個神秘又含蓄的浪漫故事。

——編者

廚神的愛情

鍾二毛

農村裏辦紅白喜事，需要每個人都出力。煮飯的、燒茶的、洗菜的、切菜的、掌鍋的、擺桌椅的、上菜的、接禮物登記禮數的，還有放響炮的。當然，這裏最重要的是掌鍋的、登記禮數的。

登記禮數的，需要文化，按說村裏的帽子老師是最合適的。但恰好相反，帽子老師有重要的崗位：廚師。

村頭的帽子老師，是個神人。

帽子老師其實是我的啟蒙老師。小時候，他一年四季戴着帽子，人家問他為什麼帽不離頭，他說是為了保護大腦。他是村子有文化的人，他這麼說，大家都信了。以致於整個村的小孩子都戴着帽子上學，六月天熱得實在沒辦法才脫掉。但為了保護大腦，家長們還刻意讓我們留長頭髮，頭髮長了密了自然能保護大腦。一些村幹部為了證明自己智商高，也悄悄留起大長髮。現在閉眼一想，那時候，整個村，個個長毛黑髮，整一個大猩猩家族。

小學五年級的時候，帽子老師走了。那年，縣裏分下來一個很漂亮的女老師，姓很怪，姓「第五」。第五老師沒教過我，我對她的印象就是兩個字：嬌氣。有天中午，我們在操場上玩耍，看到一隻青蛙，大家追着過去看誰能踩死牠。結果，慌張的青蛙一跳一跳跳到第五老師的宿舍門口，當時她正在拿着一個銀調羹吃着什麼，看到小青蛙，哇的一聲大叫，調羹、盤子甩在地上。接着就上不課了，原因是吃



不下東西。我們嚇壞了，以為如果第三天她還吃不下東西，就有可能死掉，到時候我們肯定有責任，要被送到牢裏當少年犯。好在第五老師第三天又捧起了盤子，拿起了亮汪汪的銀調羹。

帽子老師追第五老師，但沒追成功。他畫了張她的裸照，貼在自己床頭上。結果沒過一個月，可能是寂寞，第五老師倒追到帽子老師的房間來了。看到寫着自己名字的裸照，第五老師一生氣，把帽子老師告發到了教辦。帽子老師覺得面子大失，一走了之。緊接着，第五老師也調到別的學校了。帽子老師去了哪裏，是我初三畢業那個夏天才曉得的。他去了海南島。三年之後的夏天，帽子老師回到村裏。一身黑不溜秋的，但他卻偏偏天天穿着一件白襯衫。帽子不戴了，頭髮是光頭。好多人都在猜測帽子老師剛當完勞改犯出來。他呢，你不問，他不答。你問了，他答，我明天又要走了。很神秘很神經錯亂的樣子，一點看不出曾經為人師表彬彬有禮過。

按摩

我那時候十三四歲，對帽子老師更加好奇。一個晚上，我發現一個秘密，帽子老師一天晚上會洗兩個澡。一個澡是晚上七八點鐘，吃完夜飯後，男人都到河裏洗澡，帽子老師也在裏面。照樣，你不問，他不答。你問了，他答，我明天又要走了。另

一個澡是深夜十二點。這個澡，河裏是沒有人的。我找了一個深夜，悄悄下到河裏，果然等到了帽子老師。帽子老師看到我這個多餘的人也很驚訝，但也不好轉屁股走人，脫光了，沒進水裏。畢竟我是小屁孩，帽子老師很快就自然起來。他喊我用他的香皂，說，進口貨。我接過來，香皂哧溜掉水裏了，帽子老師打着電筒往水裏照，結果摸了好久也沒摸出來，估計是被水推遠了。

我以為帽子老師會為這個進口貨發火。他發起了火可不得了，以前上課的時候，我領教過。沒想到他倒沒說什麼，自己躺在了一塊大石板上，然後喊我上來。他要我像他那樣俯臥在石板上。

聽說過按摩吧？

按摩是什麼意思我都不知道。我迷茫地搖着頭。

你躺好，我來幫你按。你記住，然後幫我按。

他翻身起來，又開腿半跪在我腰後，開始用手指給我按摩。我一方面癢得想笑，一方面覺得這感覺好新奇。他示範完了，讓我為他按摩。他一開始俯臥，我學着樣子敲敲打打。一會他翻過來，讓我繼續。我嚇了一跳。兩個赤裸的男人，在月光下，面對面。看着他粗黑的下身，我撲通跳進了水裏。他好像看透了我的羞恥心，哈哈大笑，然後跟我說，等你大了，帶你去海南島，喊小姐給你按摩，脫光了按。

這是我第一次聽說按摩和小姐這兩個詞。要知

道，那是八幾年呀。由此產生的含混、曖昧的想像，幾乎困擾着我的整個初中、高中，甚至大學。考大學填志願的時候，我曾經掃過一個念頭，到海南島去讀大學，體會下小姐按摩到底是怎麼回事。

那個晚上之後，帽子老師實現了他對村裏人說的，又出去了。毫無疑問，他又去了美麗的海南島。我有一種說不出來的失落，覺得自己應該隨他而去。

海南島的傳言

想不到帽子老師這一去，居然二十年不再出現。

一開始三五年，大家還在傳言，帽子老師在海南島搞發達了，當了包工頭，這次要再回來，估計要開汽車回來了。又三五年之後，大家開始說，帽子在海南島流落街頭了，想買車票回來的錢都湊不起，不曉得猴年馬月才能摸回來。又又三五年後，說話又變了，說帽子進了黑社會了，天天一把斧子別在屁股頭，不是砍人就是被人砍，二十四小時被人看管着，不准回家，要回家，肯定是死了。最後這三五年，連傳聞都懶得傳了，似乎帽子老師確實已經生不見人死不見屍了。

嘿，沒想到，北京奧運會那年，帽子老師又回到村裏了。倒沒有看着着汽車，也沒有看到臉上有什麼刀疤，外形好好的，而且還是跟二十年前一樣，一天到晚穿著白襯衣，冬天也好，外衣裏頭一定是雪白的襯衣。好像也不怎麼有錢，因為這麼多年過

去，他還是住在老屋裏，也沒見他搞什麼建設。唯一不同的是，他帶回了一個女人，那個女人一辨認才知道就是當年帽子老師畫裸照的第五老師。村裏人都想知道這二十年帽子經歷的事情，尤其是想知道，他為什麼沒有後代。但和以前一樣，你不問他，他不答。你問他，他答一句說，再也不出去了。

帽子老師果然再也沒有出去。他在村裏辦了一個幼兒園，居然是免費的。幼兒園只有一個老師，也就是第五老師。第五老師每天穿得很乾淨很漂亮，用普通話和孩子們做遊戲，很開心的樣子。大家感覺這個幼兒園是帽子老師為第五老師辦的。

村裏大廚

不出去，自然就要經常參加村裏的紅白喜事。

○八年冬天，帽子老師父親過輩，有個深夜，做道場的和一幫吹鼓手要吃夜宵，廚房的人熬了幾個晚上，早捲着被子睡了。帽子老師就自己動手，把剩菜一熱，然後抓了把酸蘿蔔就着半個豬肚子，炒了盤新菜。這盤酸蘿蔔炒豬肚子，成了搶手貨，盤子刮乾淨了，師傅們還鬧着要吃。第二天，帽子老師又做了一份，照樣最受歡迎。一幫吹鼓手四處一宣揚，搞得村裏幫忙的人都直流口水。就這樣，帽子穿著孝服，用大鍋給大家做了幾道菜，哇，一端上了，氣味都與眾不同。一進嘴巴，口味好得不得了。帽子做菜的功夫一夜傳了出去。後來幾次大事都由



臘八，我回來

何佳霖

久違的故人

郊外的客棧，讓冬顯得格外寒。香味從遠處飄來，有人，煮酒。

季節變得細膩，如一個詞語向着另一個詞語快樂奔去。

流淌的銀光與綠交融
雪停在梅枝上，侵入心底的是一種透亮的美學
所有的人物都那麼耀眼
今日是臘月初八
那方故土，鳥鳴花艷，牛羊悠然
雲朵那麼大，像神仙閒置的船隻

幾尾池魚歡躍着，它們肯定知道，來的是久違的故人。

端一碗，給親

這三年
我歷練出漫長的耐力，如一片無中生有的楓
從青綠到橘黃
習慣聽從每一陣風
百合花和貓犬都學會了張嘴和閉嘴
仍需要不斷地熱愛。
那些，還有那些
流言與妄議，專家與藥物
本來
虛無。
天下
無病。
萬物回歸它原有的姿態
人們變得比以往寬容許多
這年的臘月，
慢火煮粥，或甜或鹹，端一碗給親。

我回來

上弦月跟着我的車速與我平行。
深圳口岸樓房已不再是冰冷的城堡
積蓄已久的思念，讓眼前的一切有了體溫
像人與人分別後自省己過的寧靜
疫情是整個人類的痂
我們記住了，原諒了，堅強了，跳過了。
正好是臘八，我回來。

（作者為中國作家協會會員，香港女作家協會主席。）

他來掌鍋，滿堂喝彩。至於帽子老師的廚藝為什麼這麼好炒得菜這麼香，有人就說是不是放了罌粟殼進去，也有人說這不奇怪，帽子老師幾十年在江湖上闖蕩，什麼大世面沒見過。

我大哥曾經要把帽子老師拉到縣政府去，給縣長當廚師。帽子老師拒絕了。我大哥講，帽子老師拒絕的理由很簡單，他要去了縣城，就沒有人給第

五老師做飯了。

（作者為中國作協會員、廣東省作協專業委員會委員（小說類別）、廣東文學院簽約作家。編劇、導演電影《死鬼的微笑》，二〇一八年獲第六十屆美國羅切斯特國際電影節「小成本電影」獎，並獲邀到紐約州立大學分享創作故事。）

◎



在「清明夢」中，你的意識是清醒的，更可以控制自己的行為，使夢境有所改變，能讓夢境延續或終止。

清明夢



陳德錦
香港作家

「清明夢」(lucid dream)是一個心理學名詞，又叫「清醒夢」，但為免夢與醒相矛盾，還是叫它「清明夢」好了，雖然它跟天氣和節日沒一絲兒關係。心理學有詳細的分析，不少人也作過這樣的夢。當你入睡，白天所作所想已拋諸腦後，夢境開始。夢境與現實生活有些相似，比如在公司上班或街外午飯；又或頗有距離，竟然坐在一列蒸氣火車上，向陌生地域緩緩前進。

但夢境不重要，重要的是：在一般的夢中，自

我意識漸次消滅，你變成夢境的一個小角色。但在「清明夢」中，你的意識是清醒的，更可以控制自己的行為，使夢境有所改變，能讓夢境延續或終止。打個比喻，在一般的夢中，你是演員；在「清明夢」中，你彷彿是演員兼導演。

在這種「自編自導」的夢中，你或會猶豫不決，究竟讓故事繼續下去，還是臨崖勒馬、不致讓事情由好變壞？有一次我就坐在一部失控的汽車上，如不趕快跳車，定必受傷；但如不離不棄，車子可能已駛進一艘飛船，載我遨遊長空。

又有一次在夢中丟失錢包，證件、提款卡盡失，正想善後，忽然意識這大概是一場夢，不應花時間去報失。此念一轉，我頓時走出煙霧，發現錢包還在身邊。

我這一類半醒半睡的「清明夢」，還有家庭聚會、輪候洗手間、出席典禮等等。有人甚至聲稱夢中做好了一些在清醒狀態下沒有完成的事情，像草擬計劃書、作畫、寫詩之類。有一天晚上我作了個懷舊夢，夢中片斷像一首曲子聯袂浮現出來，我且讓其自然發展，醒來時略加整理如下：

水塘仔，摸魚蝦。新口岸茶座，花間樹影飲哥喇。買手信，新馬路。蠔油膏蟹，蛋卷豬油糕。遊車河，南灣西灣走一圈，情侶情話正綿綿。長命橋長情更長，釣客看風浪，漁舟落日泛波光。十一月風馳電掣大賽車，連場激鬥，道窄堪誇。十二月，聖母出巡，聖城熱鬧多善信。林茂塘，林木浮沉多木廠。筷子基，兩行屋在水中央。炮台硝煙成舊話，稅關城門



今不存。蓮溪已塞蓮峰在，如今旗徽也見蓮。歷史城區多斜巷，上達燈塔，下通果欄。逛街市，吃早點，掛雀籠，擺棋盤。跨海過路氹，風送黑沙灣。懷舊譜新曲，身心常飽足。

有人說夢是藝術創作之源，信乎！

臉

輪廓不自追，
人追其不自，
催人是順，
月皮膚的了，
和回的就好，
然就這，
自己的接納。



胡燕青
香港作家

看電視，發現女藝員「改變」了她的臉。本來她人很美，削去下顎骨頭之後，臉兒尖了，下巴翹了，理論上好看了，反讓人覺得不自然，我甚至感覺到她手術前後的疼痛。如果我女兒去做此手術，我一定會給嚇個半死。好端端一個人，把自己放上手術台，其實很不智。

臉是上帝的恩賜，父母結合的藝術品。敬畏和孝順，是尊重自己的臉最大的原由。免唇或燒傷等傷患，才是需要修整的例外。如今，不整容才是例外。進大學要整容，大學畢業要整容；見工要整

容，另謀高就要整容；結婚要整容，離婚也要整容。把自己交給另一個人的審美觀和外科手藝，實在危險。先不說意外死去的和整壞了的，光說整出來變了另一個人的，難道不可悲？對鏡洗臉幾十年，忽然發現鏡子裏的人不是自己，能不驚心動魄？接納陌生的臉和熟悉的靈魂這新鮮的組合，也是個不小的心理難關。

拿限量版高價包包、穿鞋跟十幾公分高的鞋子、用最昂貴的化妝品，都只是整容的預備班。這一切加上手術刀的一番操作，人才算喬裝完成。但說實的，歲月催人，輪廓和皮膚是追不回了的，順其自然就好，這是對自己的接納。一位醫生在油管裏說過，人最好的肌膚不在你天天用心保護的臉上，而在臀部。因為你不去打擾它。

背囊比包包輕便，平底鞋比高跟鞋體貼，清潔比化妝可親，笑容比整容坦朗自然。如果有人因為你沒有某種包包、某種鞋子和化妝品而輕看你，或因為你長個方臉高額而歧視你，這人不值得結交。

我不反對打扮；反之，適量的打扮（例如把衣服搭配好）使自己看來更有精神，更有禮貌。但是，打扮不能過量，更不該嘩眾。一過份，女人就會變成巫婆，男人就會變成小丑。簡言之，可怕。

相由心生。人是否好看，取決於他整個人的表現。正直、真摯、親和、爽快、溫婉、幽默、慈愛的人，長個什麼模樣，都使人喜愛；反之，狡猾、虛偽、冷漠、黏膩、粗暴、刻薄、嫉妒的人，無論怎麼貌美，



裁」和「落難公主」全歸我的故事，走出去參加活動，聽講座，看電影、畫展和朋友聚餐你永遠不知道會遇見誰，不知道會有那麼多好玩的事，不知道哪些金句點醒或者打動了你。在這個世界上哪有什麼常人理解不了的感情，跨性別的情感我們都覺得正常。如果覺得烏托邦最好也沒有什麼不可以。

無論結果如何，不談虧欠，你會感謝當時的自己拚盡全力轟轟烈烈地愛過，應該是不願意付出的那個人更覺得人生虛無吧。（記住不要給陌生人打錢，那是殺豬盤。）

作，文，性，此，直，門，局
稱，公，誌，只，一，部，試
為，這，標，港，政，各，考
知，道，廠，香，政，各，考
人，工，廠，香，政，各，考
一，家，政，各，考
訂，購，其，是
尤，其，是

盲人工廠 盲公繩



黃秀蓮
香港作家

月前匯豐首位華人大班鄭海泉逝世，據報道一九七一年那場盲人工運由他統領，運籌帷幄，折衝樽俎，終於寫下史詩式悲壯的一章。近日得悉盲人工廠重建，過渡期搬入屯門之議已改為遷到市區坪石邨，且有專車接送，可是巍峨新廈落成後，盲人生計未知若何。兩則新聞如紅白拄杖篤篤敲地，共振起歲月回聲。初入政府工作，聽見同事稱文件繩為盲公繩，才知道這是盲

人工廠標誌性產品，香港只此一家，政府一直訂購供各部門尤其是考試局使用。呀，我在預科時代曾有一年服務盲人工廠，居然不識盲公繩。

盲人工廠位於土瓜灣木廠街十九號，建於一九六三年，三層高三立面的建築是宿舍也是工廠。那時聖母軍差遣我每周去盲人工廠一趟，為應考中史的學生念教科書。失明的主管領我到書房，書房寬敞明亮，黑色凸字打字機與大疊白紙整齊擺放桌面，那考生已端立恭候。他大概二十歲，住宿舍，在深水埗利瑪竇夜校讀中四。他禮貌周周，必定迎我入書房，送我出正門。「中文科必考，也需要我讀嗎？」「謝謝，中文課本已製作了。」他很快就適應我的語速，彼此合拍，琅琅書聲立刻轉化成打字聲，凸字鍵槌壓在特製厚身紙張上，要是打錯使用小木棍把錯字壓平，放回捲軸再打。凸字本會再製作，塑料傾注紙上，加熱再冷卻，即能複製，其他考生便能人人一冊。從堯舜禹湯到乒乓外交，盛衰興亡點點凸顯紙上，他對史實之稔熟，也凸顯摸字讀史的苦功，數年後他考入港大。

工廠從前只製造啤酒木箱、老鼠籠、地拖，七十年代年產一百七十萬把掃把，創下亞洲紀錄，工友還打起掃把自己送貨。近年得儀器輔助，盲人學歷提升，工種擴闊，產品與服務都多様。至於那生產盲公繩的機器，前端是鐵手臂，先把金屬扣一左一右放入槽裏，手拈綠繩，腳踏啤機，拉動綠繩穿過金屬扣，切斷即成。試場中考生若要加紙，全仗綠繩扣連考卷。每用繩扣，我總是手勢敬慎，只因這亦剛亦柔的繩扣，穩穩扣住了盲人不敗於黑暗的志氣。

伍爺人瘦膽肥。一天晚上，伍爺路過一條窄巷，突然躡出一個黑影，一把尖刀抵住腰椎，只聽那人喝道：「咪啲，財物冚啖吟擲出來！」伍爺乖乖地掏出一疊「金牛」遞上，賊佬收了錢拔腿就跑。伍爺喊住他：「兄弟，仲有部蘋果。」……

港爺劉錫伍 ——「都市奇人」系列港味小小說

巴 桐

踏入荔景街口，照面就是一家叫「祥瑞首飾」的店舖。舖頭很小，光線暗淡。當街L型的櫃枱後面坐着一個老頭，一動不動像尊菩薩。門庭水靜河飛，只有側面牆上掛着一台電風扇，東張西望地搖著頭。老人叫劉錫伍，是這家老字號「祥瑞」公司的老細。通常人們都尊稱他「伍爺」。祥瑞曾經好巴閉，全盛時舖面四開八扇，闊大敞亮，十分氣派，人送綽號「劉半街」。如今公司舖面大為縮水，廁身在一座大廈的樓道梯間，「劉半街」變成了「劉半間」。

祥瑞專門銷售鍍金鍍銀的「朱義盛」首飾。公

司附設手工坊，製作仿真首飾，做工精細入微，巧奪天工，產品暢銷內地及南洋各大商埠。半個多世紀前，廣東十府一州大戶人家嫁娶時，常託人專誠到祥瑞置辦新娘頭飾。據說，當年南洋一帶華人更加誇張，迎親彩禮如果少了祥瑞鳳冠，新娘就會拒絕上花轎。婚禮上新娘佩戴祥瑞製作的步搖流蘇、擊絲鳳冠，渾身珠光寶氣，雍容華貴，光彩照人，讓主人家倍感體面。

到了上世紀八十年代，中式傳統婚禮日趨式微，祥瑞公司也逐漸衰落。現時，伍爺靠賣祥瑞倉底貨吊瓶續命。即便如此，老人八十多歲了，仍天天準時開店，親自「睇舖頭」。

街坊目睹「劉半街」縮水成「劉半間」，無不替他惋惜。伍爺說：「有生有死，有起有落，有乜所謂？」有人見他這麼大歲數，還天天開店坐枱，都勸他不如收檔，返屋企頤養天年。伍爺說：「人在店在，圖個開心！」

街尾的剃頭佬阿茂是伍爺的老友記，他決定登門勸說一番。「伍爺，咁勤力，豬籠入水呀。」「邊個話？每個月蝕兩萬銀，一年唔見二十四萬。」「咁咁多你仲做？」「有乜所謂？有點老底仲蝕得起，我又唔系貔貅。」「你諗住做到幾時？」「閩王唔叫我走，就再做十年。」阿茂驚呼：「咁仲要蝕二百四十萬？我要捱十幾年咩！」「有乜所謂？坐嚟呢度風清水冷，睇睇街景同街坊打打牙骹，不知幾開心，病痛



〔名家與書香〕

錢鍾書：《肉蒲團》文字清通

艾火

說到讀書之淵博、精通與蕪雜，非錢鍾書莫屬。我想古今中外也無出其右。他精通六種文字，單讀他的《管錘編》，其艱深程度，比之《尤利西斯》有過之而無不及，相信沒有多少人讀得懂。

《管錘編》對中國學術和文學經典，引用中外典籍加以詮釋，加上六種文字的注解或出處，被視為天書。

多年前與他的一次對談，他對我說，很多人以為《肉蒲團》是淫書，不足一哂，說者並沒有細讀，其實它的文字十分清通。

錢鍾書（一九一〇—一九九八），字默存，號槐聚，曾用筆名中書君。江蘇無錫人。學者、作家、詩人。出生於書香門第。以周歲抓「周」抓到書而取名「鍾書」。

七、八歲時，已能囫圇吞棗地閱讀家藏的或書攤上租來的「正經」和「不正經」的小說，如《三國演義》、《水滸》、《西遊記》、《說唐》和《七俠五義》等。

十四歲時，曾借讀到大批通俗文學雜誌如《小說世界》、《紅玫瑰》、《紫羅蘭》等，開懷暢讀。

考入清華大學西洋文學系後，喜博覽中西圖書。上課時從不做筆記，但常一面聽講，一面閱讀與課程無關之書。

後留學英法。回國後先後任清華大學、西南聯大、藍田國立師範學院等校教授。

五十年代初任中國社會科學院古典文學研究所研究員至逝世。平生淡泊，獨鍾情於書，人謂「書癡」。

「只要有書可讀，別無營求」（楊絳〈記錢鍾書與《圍城》〉，下同）。而讀書完全出於喜好，「似饞嘴佬貪吃美食：食腸很大，不擇精粗，甜鹹雜進」。尤喜讀「極俗的書」，而精微深奧的哲學、美學、文藝理論等高頭講章，則像「小兒吃零食那樣吃了又吃，厚厚的一本本漸次吃完」。亦喜讀詩歌。

至於厚重的大字典、辭典、百科全書等工具書，他「不僅挨着字母逐條細讀，見了新版本，還不嫌其煩地把新條目增補在舊書上」。

讀書同時則兼作筆記。從其自題詩句：「書癖鑽窩蜂未出，詩情繞樹鵲難安」、「晨書暝寫細評論，詩律傷嚴敢市恩」等句可見其讀寫之情。

（作者為本刊總編輯、香港作家聯會會長。）

都少咗，好過送錢俾醫院。」阿茂聽了翹起大拇指誇道：「伍爺，你真係睇得透。」

伍爺人瘦膽肥。一天晚上，伍爺路過一條窄巷，突然躡出一個黑影，一把尖刀抵住腰椎，只聽那人喝道：「咪啲，財物𠵼啖吟擺出來！」伍爺乖乖地掏出一疊「金牛」（千元港幣）遞上，賊佬收了錢拔腿就跑。伍爺喊住他：「兄弟，仲有部蘋果。」賊佬懵了：全天下沒見過送禮俾賊佬的，莫非今天撞鬼？他用疑

惑的眼光打量着老頭，詰問：「你咁好死？」伍爺道：「有乜所謂？身外之物。」賊佬劈手奪過手機狂奔而去。伍爺掏出另一部手機打了九九九。警方鎖定蘋果追蹤定位，警車響着刺耳的警笛聲呼嘯而來……

伍爺走出巷口時，看到賊人被押上警車。伍爺笑了。

（作者為香港小說家、散文家，已出版著作二十餘種。）

◎

「三及第」文體曾經在香港蔚然風行，作者舉例介紹，再回憶久遠過去的文壇景貌，展示「三及第」的特點，謂其為灣區特有的文體。

——編者

灣區特有文體： 三及第文學

李烈聲

文體」。

所謂「三及第文體」是指文章之中，既有文言文，也有白話文，此外，還加插了大灣區最為普遍的方言廣州話。

三及第的興起

三及第文體在大灣區始於何時？一般人都很難作出精確答案，我則認為從遠代開始，日積月累而成。由宋朝開始，嶺南文化已日趨興盛，到了上世紀，珠江三角洲文風，更是遍及遠近。起初，人們認為文言文艱澀難懂，明朝章回小說崛起，輸入了白話文，淺白便當，讀起來毫不費力。但是，久而久之，珠三角人總是覺得白話文欠缺珠三角文化色彩，加入一些廣府方言。清末民初，出版事業如雨後春筍，於是，三及第文體蔚然成型。

高深的文體

有一些人以為三及第文章跟我們平日口語相差不多，淺薄無華，不足以成為一種文體，即使做成文章，毫無價值可言。其實不然。要做三及第文章並不容易，要做好一流三及第文章，更不容易。依據筆者經驗，寫作者需有下列技能：

第一、必需具有深厚的國學基礎，古典文學中的古文、成語與詩詞歌賦，都有最基本的認識。

第二、必需具有流暢的白話文寫作技巧，不能

二〇二二年十一月十二日上午，香港中央圖書館演講廳舉行香港作家聯會、《香港作家》網絡版、《明月灣區》文藝版主辦，《明報月刊》合辦之「大灣區文學講座：不一樣的大灣區方言」，主題是大灣區方言的探討，與會者都深感興趣，其中黃坤堯教授提到「三及第」文體，牽引起我對這方面的回憶。

眾所周知，科舉時期，參加考試的士子，最希望考中的是三及第：即是狀元、探花和榜眼。

科舉制度在晚清時期廢除，但是，大灣區人民對此仍是念念不忘，清末民初期間，廣州的陳塘和澳門的福隆新街，也曾有過花榜三及第選舉的鬧劇，而最普遍的是食店中有生滾三及第粥、三及第炒粉和三及第湯麵等食品。而在那個時期，更出現了「三及第



半通不通，貽人笑柄。

第三、對於廣州話的歇後語、市井俚語、新潮名詞，乃至於江湖切口等等，不止瞭如指掌，更要驅役自如。

三及第大行其道

談到三及第文學，一般大灣區人都忘不了何淡如，他是出色的三及第詩人，他的名句如：

一拳打出眼火 對面睇見牙煙

又如：

四面雲山誰作主 一頭霧水不知宗

又如：

有酒何妨對月飲 無錢不得食雲吞

享譽百年，仍為人們傳誦不已，可見三及第文學自有其存在價值，不能以「淺薄無聊」一語薄之。

大灣區三及第文學，年遠且不說，自從辛亥革命後，便漸漸蓬勃。民國初期，在廣州，一群寫作者在報章上使用三及第形式寫短評，竹枝詞者甚多，其中最為人所稱道者為黃魯逸，他筆鋒尖銳，無論詩詞

短評，都擁有大批讀者，可惜很早辭世。繼之稱雄者為鄧羽公，他不止以三及第文體寫散文、雜文、詩詞，更以之撰寫功夫小說，他自己創辦《羽公報》，報中文字，完全使用三及第文體，該報銷行甚廣，直至中日發生全面戰爭才停刊。上世紀五十年代，他退休在澳門，常常向筆者憶及當年廣州報壇三及第文章蓬勃盛況。

二次大戰後，珠江三角洲新生刊物如雨後春筍，而後起之秀的三及第文作家紛紛冒起，其時，報壇有「三生有幸」之說，所謂三生有幸，是說三位筆名中都有「生」字，他們是：靈簫生、筆聊生和小生姓高三人。他們最受讀者歡迎，也是稿費最高，收入最豐的三人。（編按：「三生」有二說，一為靈簫生、筆聊生、怡紅生；二為靈簫生、筆聊生、小生姓高，因後來小生姓高大紅且多產，其收入凌駕怡紅生之上，故人們便以小生姓高取代怡紅生，此處依後說。）

靈簫生即衛春秋，以寫愛情小說名噪一時，其作品有《海角紅樓》、《款擺紅綾帶》等，拍成電影，撰成粵曲，他的作品單行本遠及南北美洲，筆者移居美洲，常於華僑家中看到靈簫生小說的單行本。

筆聊生即陳霞子，是香港《晶報》創辦人，不止社會小說、雜文、詩詞使用三及第文體，更使之融入社論，發揮嘻笑怒罵效果，乃至新聞標題，亦不脫方言本色，即使數字之微，也教人拍案叫絕。

三及第在報紙

小生姓高又有筆名為三蘇，即高雄，他是香港最高產作家，一天可寫二、三萬字，擁有讀者極多，他以《經紀日記》、《三蘇怪論》二書，使讀者印象深刻，至今仍使粉絲讚許不絕。他成功之處，乃在於文中對白，使用大灣區人口語，在他筆下，每一個人的個性、脾氣和修養，都活躍紙上，收到「如聞其聲，如見其人」的效果。報壇上流傳他的軼事甚多，例如：他擔任《新生晚報》副刊編輯時，對其延聘的作家所給稿費特高，水準也要求極高，作家的出品稍為馬馬虎虎，便立即收回地盤，作品腰斬，雖是多年老友，也毫不留情。因為，他本人使用三及第文體極為得心應手，故而要求他人也如此。

談到三及第文體，香港流傳一段軼聞：

港英時期，英國皇室成員常常以宣慰殖民地人民為名，派出皇親國戚到香港訪問，藉以遊山玩水，其所花耗的無非是香港人的民脂民膏，人民早已嘔心煩言，但在權威之下，多是敢怒而不敢言。



標題「打炮廿一響，送御妹過海」出自《明報》港聞版編輯韓中旋之手，後來韓因此而被金庸辭退了。（明報資料室）

某年，派來訪問者是英皇室御妹，當時赤鱗角機場仍未修建，由倫敦飛來的皇室專機，必需使用九龍的啟德機場降落，再乘小輪船前往港島總督府，小輪船渡海時，照例鳴炮歡送。

次日，《明報》在報道新聞時有標題：

「打炮廿一響，送御妹過海」

依照字面而言，標題毫無問題。但如使用珠江三角洲方言讀來，便把貴賓罵慘了，讀者看了該標題，人人都作會心微笑，只好吃了一回啞巴虧。（編按：這是出自港聞版編輯

韓中旋之手，後來韓因此而被金庸辭退了。）

大灣區是一個多姿多彩的地區，同時也擁有多姿多彩的文化，三及第文體，活潑而生動，不止值得我們保留，更值得我們好好發揚光大。

（作者又名李瑞鵬，詩人，九十歲，作品曾多次獲獎，並有作品結集。）



說熟悉，是因為我沒有來港之前，就聽說過西西老師的大名，閱讀過她的著作。說陌生，是因為同在香港，我竟然沒有拜訪過她。在我看來，西西老師雖然多以兒童視角展開故事，但「同與不同處有辨」。兒童視角書寫其實並不容易，對於生活中司空見慣的

用兒童視角重新「發現」世界

二〇二二年十二月十八日，我偶然看到一個鏈接，竟然寫着西西老師去世？是不是假消息？我火急點開，竟然是真的。我驚愕、黯然地轉發了幾位師長和朋友，表示難以置信之情。潘耀明會長問我，你與西西熟嗎？我一時說不出話來，是啊，我對西西老師來說，只能是個熟悉的陌生人吧？

作者想總有一天可以拜訪西西，她卻遠去了，繼而感悟與其等待「來日方長」，不如把握當下。文章又寫西西作品為乳癌病人帶來撫慰，「具備了社會學的關懷和力量」。

——編者

原來世間並沒有「來日方長」

張惠

事物，要用兒童那種懵懂朦朧的認知和解釋描繪出初見的新鮮和喜悅，讓讀者彷彿投身到拙稚的軀殼中又重新「發現」一次世界。這本身已很考驗作家的能力，更何況不同書籍中都用兒童視角卻不雷同。仔細看來，《我城》和《候鳥》裏面不同的植物如番石榴和法國梧桐已經有意無意地分開地域，《我城》中麥快樂、花王傻和我兄阿果這樣的名號聽起來更「廣東化」，語言風格上《候鳥》更偏典麗，如「我」向叔叔轉達爸爸的口訊家裏「生了一塊瓦」，即生女的「弄瓦之喜」。借由這些含蓄卻精心設計的細節，同樣的兒童視角徐徐展開了不同的風貌。又如她的《飛氈》，把香港比成一個巨龍國的南方「肥土鎮」，用輕靈的方式寫下一百多年間的種種變遷，初看大概只覺得她充滿童心童趣，但是細細品味，其中熔鑄許多中西原型，中國的狐仙原型、西方的英雄原型、長不大男孩原型等等，由是方知所謂的「兒童書寫」是「看似尋常最奇崛，成如容易卻艱辛」。

學生們也喜歡西西

但是西西老師的遽然辭世，使我抱憾不已，因為我不只是單單僅看過西西老師的作品而已啊。在香港浸會大學教學期間，要指導學生論文，我很鼓勵本港的學生研究本港的作家，西西老師不出意外也是學生們喜歡和選擇的一個熱點。我永遠也忘不了學生們和我談起西西老師作品時閃閃發亮的眼睛，正是和學

生的交流中，我更了解到西西老師寫作的多面性。記得有一位同學想寫西西老師的《哀悼乳房》，後來我建議她不妨做大陸作家畢淑敏《拯救乳房》和香港作家西西《哀悼乳房》的比較。一個內地，一個香港，都是女性作家，都選擇了這個極具女性符號色彩和疾病闡釋的主題。並且兩位作家一位是女醫生，一位是女患者，分別從客觀和主觀的角度進行了剖析，她們書寫的價值和意義，已經超越了文學，而具備了社會學的關懷和力量。這位同學從善如流，後來寫成了一篇很不錯的論文。

作品表現同情、帶來撫慰

我想起法國作家羅曼·羅蘭《約翰·克利斯朵夫》，天才不光要忍受孤獨，完成使命，而且最重要的是將所有的痛苦和挫折都看作是磨練靈魂的一部



西西著《哀悼乳房》，一九九二年台灣洪範書店出版。（資料圖片）

分。我認為西西老師能超越一般的作家，就是在於不光剖析病痛，不止自怨自艾，而是穿越了黑暗，還帶回了光。《哀悼乳房》中她除了在手術時以文學作為自己的療癒，還提到香港的男病者不會隱藏病情，甚至有勇氣接受電視新聞訪問，大方裸露胸膛的傷口。「這情況和看見別人因割盲腸，剖腹產子留下的疤差不多」，「他給我的印象，就像上過戰場的傷兵」。傷兵的形容為男病者的滄桑平添一份光榮，是接納男病患的表現。西西「親人和朋友常識豐富，知道這病只是自身細胞不正常分裂，根本沒有病毒，沒有細菌，不會傳染」，對患者表現更多體諒以及同情。在癌病後遺症導致右手失靈後，西西老師又以製作毛熊作為物理治療，創造了一系列古今中外「各有生命之獨立熊」，如成吉思汗、埃及女王、凱撒大帝、西施、王羲之、《水滸傳》英雄等近七十隻，並寫作《縫熊志》，用優美散文描繪每一隻熊的背景掌故和製作心得。想想她的作品，應該會給生病的人，尤其是罹患乳癌的人帶來何等的撫慰。

真是好遺憾不能親口告訴她，我和我的學生都很喜歡她。總覺得時光還有，一切不急，卻原來世間並沒有「來日方長」！想到就去做吧，遇到挫折也不要怕，不要給人生留下太多遺憾，這是最後西西老師用生命教給我的最後一課吧。

（作者為廣西大學文學院教授、博士生導師。）



一九五七年六月，香港純文學月刊《文藝世紀》創刊。《文藝世紀》是香港左翼團體銳意經營的文學雜誌，作者都是當時香港左派文化圈和內地文壇的代表人物。雜誌立足香港，發行網輻射到南洋多個國家。

《文藝世紀》橫跨五十至六十年代，從一九五七年六月開始，一直出版至一九六九年十二月，共一百五十一期。那時候香港文壇受美元文化影響，反共刊物遍地開花，親北京的《文藝世紀》在強敵環伺下仍能堅持出版近十二年確實不簡單，主要原因是在《文藝世紀》「背靠內地，得到中央華僑事務委員會（即後來的「僑辦」）的人力、物力支持，拉來大批

《文藝世紀》是香港左翼團體銳意經營的文學雜誌，作者都是當時香港左派文化圈和內地文壇的代表人物，如冰心、巴金、老舍、周作人、葉靈鳳、曹聚仁、阮朗、侶倫等等，堅持出版了十二年，對香港及南洋文壇起了積極作用。

——編者

香港左翼重要文學雜誌：《文藝世紀》

鄭明仁

內地著名作家和藝術家定期給雜誌供稿，周作人（知堂老人）便是其中主要作者。

《文藝世紀》創刊號沒有創刊詞，這在出版界是罕見的。按慣例，新雜誌和新報紙開張大吉總會有一篇代表刊物立場的發刊詞，惟《文藝世紀》卻付之闕如，百思不得其解。雜誌的香港作者有葉靈鳳、曹聚仁、阮朗、高旅、侶倫、高伯雨、羅孚、黃永玉、朱省齋、李怡、黃蒙田、劉芃如、陳君葆、柳木下、夏易、夏果、陳凡、胡春冰等等，他們大部分和當時的左派報紙有關係，例如阮朗就是以筆名「唐人」寫《金陵春夢》聞名的嚴慶澍，他先後任職《大公報》和《新晚報》編輯部。雜誌出版近十二年，延攬了內地多位著名作家加入筆陣，沒有國家的支持，不可能有此陣容。單以創刊頭六年統計，供稿的內地作者已



《文藝世紀》創刊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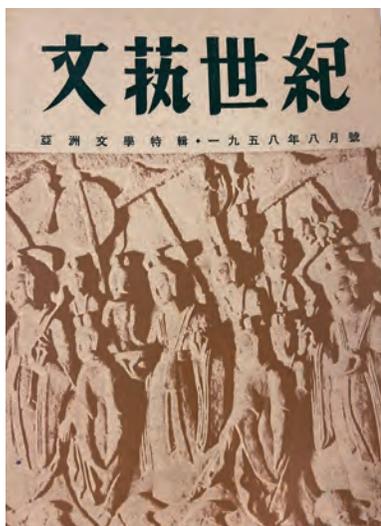
《文藝世紀》持續出版近十二年，在當時文壇強敵環伺下確實不簡單。

有冰心、巴金、老舍、周作人、田漢、曹禺、艾蕪、馮至、張恨水、端木蕻良、秦牧、賀天健、葉君健、豐子愷、周瘦鷗、吳晗等等，這還未包括每期提供畫作的藝術家。

《文藝世紀》由香港麗文出版社出版、香港上海書局發行，上海書局是把香港和內地書刊經銷到南洋的最大發行商。考慮到雜誌要行銷到東南亞各國，《文藝世紀》內容盡量避免國共政治敏感話題。本地作者擅於描寫香港底層人物對殖民統治下生活的不滿，因此雜誌比較多這方面的題材。另一方面，《文藝世紀》經常推出具分量的專題特輯，創刊號便有「紀念屈原專頁」，一九五八年八月號有「亞洲文學特輯」，一九六一年五月號有「紀念泰戈爾誕生一百

周年專輯」，一九六一年十月號有「紀念魯迅先生誕生八十周年」專輯。雜誌定期設有「海外文藝之頁」和「青年文藝專頁」，這對吸納南洋讀者和本地文藝青年起了積極作用。

（本文圖片由鄭明仁提供。作者為資深傳媒人。）



《文藝世紀》定期推出文藝專輯。圖為一九五八年八月號，該期便有「亞洲文學特輯」。



《文藝世紀》創刊號沒有創刊詞，這在出版界是罕見的。

一年之計

計劃與牽掛

廣州暨南大學 李懿潼



元旦剛過，故鄉下了場久違的大雪，姥姥笑着說：「瑞雪兆豐年呦，是個好兆頭。」不知不覺中又到了新的一年，雖說生活還是一如既往的樣子，但心中明顯多了份欣喜和期待。我總覺得年初是一年中非常快樂的時候，褪去了舊年的煩惱，可以輕鬆地為新年編織計劃。

對於在外求學的我來說，一年的計劃中總是有故鄉的影子。無論是跟家人說新一年要保重身體，自己爭取多回家看看；還是與老家朋友相約等自己放假，一起重遊小時候玩耍的舊地，故鄉的親友、風景、飲食都作為牽掛，悄悄溜進新一年的安排之中。長大後，突然發現自己的新年計劃單變得很長，不再只有自己，而是零碎碎，包含了許多人和事，驚覺原來力所能及的事情



已變得這樣多。自從來到離家很遠的地方上學後，似乎懂得了計劃的另一層含義，每個新計劃的開始，都意味着要再次啟程，去遠方經歷成長。也許正因為心中這一片故土的存在，才能讓我一邊做好準備向前走，一邊又向後看看自己來時的路，心中充滿了踏實與安心。我明白了，正是有牽掛，才有動力，才會滿懷期待地將計劃變為現實。

保持熱愛 奔赴山海

香港浸會大學 黃靜翹



二〇二二這一年，應該是我長這麼大以來，最難的一年了。在做任何事的路上都總是特別不順，磕磕碰碰的。遇上的失意應該比我過去幾年所經歷的還多。要總結這三百六十五天，那絕對是一堆被硬生生摻揉在一起的甜酸苦辣。

別人問起，或許我會回應這是難熬的一年，皆因我並沒有什麼大不了的成就，但說到底這年應該是沒有白過的。反正我很感謝過去一年的自己。那個在凌晨因為搞不懂書上理論而哭得一把鼻涕一把淚，嘴上說着

「不學了」但依舊繼續翻資料的自己。那個遇上一個又一個挫折時，依舊願意裝作不情不願的樣子去堅守一直以來保持的初衷的自己。那個被別人質疑了無數次，依然不顧旁人的目光和評價，保有一顆尋夢之心的自己。二〇二二的我讓新一年的我學會接受有限的自己，學會更加熱愛生命，學會更加渴望未來。又讓我變得更加堅強，變得會負上責任，變得更珍惜自己擁有的幸福。

新一年，是記載對未來寄寓美好希望的時候。我始終相信只要有一雙願意去解結的雙手，世上就沒有解不開的結。我並不期待所有事情會突然來個大好轉，但是只要是在變好，感覺慢一點也無妨。只願新一年，可以成為更好的自己，繼續堅持熱愛與衝勁，奔赴下一場山海。

計，又有何用？

香港中文大學 卓 衡



「一年之計在於春」早已聽聞，但在僅僅四年的大學生涯中又如何定義「春」？「一年之計」又如何「計」？又要「計」什麼？

回望過去四年，只有首兩年可算得上是體驗大學生活，剩下的都是寂靜的遙距課程。當年作為「新鮮人」的大學一年級生，還未熟悉與中學截然不同的生活，自己安排時間表、自己找人課堂上分組……在沒有人帶領的情況下，強迫着自己適應。當好不容易穩定下來，懷着熾熱的心，計劃着如何讓自己以「大學生」的身份生存着，計劃着來年到國外進行交流，卻在不知不覺間計得太仔細，發現原來已過了提交申請限期，惟有等着下年的機會。

第二年來了，上一年計好要到國外交流，卻發現大學的多姿多彩。參加了多項活動，卻又上氣不接下氣，於是其他計劃又擱置了，想好好揮灑青春的汗水。而第一節課的任務永遠都是在「計」出席率，在短短的十節課中可以用多少堂在「其他課堂」上，哪一個老師嚴格，哪一個老師易放人的，更是要好好盤算一下。

第三年，要嘗試的事都差不多試過了，計劃把學分留待下年完成，一心計劃好要出國了。上了好幾節課，卻又遇上大型傳染病，一切活動都取消，連朋友也見不了。日日夜夜在熒幕前看着老師自言自語，樂趣怎樣都不及面授課堂時與朋友們竊竊私語的樂趣。每天都在計着重見天日的日子，但又怎樣計得了，青春怎麼會因你而停下腳步？

第四年，生活回到正軌，卻已經要準備畢業，更不可能出國交流，而這一年更是計得停不了，計學分、計出席率、計距離畢業禮的日子、計踏入社會的限期……



風吹山角晦還明

廣州暨南大學 朱霄

康復的人們已經相擁進入商場，常年不滅的燈光又修繕了角落。學生們忙着期末的考核，在外工作的男女或許

時間一向很快，年末的節氣堆疊起來，日子恍惚過去了大半。冬季的氣溫不同往年一般低，就像夏季亦有長袖盛行。超市裏的新年禮包陸續上架，剛剛

在填寫履歷時，回顧四年的大學生涯，卻不見得在多番計劃下，能為我印上精彩的大學生活足跡。寫着寫着，發現留下的，只有滿滿的遺憾與不捨。大學的旅程實際只有兩年，首兩年不曾計到後兩年的大學生活會是如斯境況，當時只着眼如何利用「計」使日後的生活更精彩，最後不僅未有好好享受當下，現在更是發現自己是如何被「計」操縱着。今天計劃着明天，後天卻又被明天計劃着，惟沒有察覺到「今天」其實也可變得精彩。

會好好計劃人生當然好，但不要僅放眼未來，而更是要好好享受現在。不然，計又有何用？

決定不再回來，當然也有人早已訂好回家的車票。三百多天的沉默遠去，四處都是嘈雜的嚷嚷。朋友圈裏的年年終總結一時劃不到底，我們慨歎着過去一年的起起落落，那些低伏的時光和晦暗中走來的黎明。

疫情覆蓋着三年的記憶，但在其中鋪遍了珍貴的經歷。一年又一年的故事總在不同的背景裏發生，很難一言以蔽之，更不能說「居家」、「隔離」、「核酸」幾個關鍵詞總括。大抵是長時間封鎖而開發的遊戲，是居家靜心閱讀的專業書籍，是重大的考試，是人生轉折般的工作變動，亦是遇見新的人或事等一同構成了二〇二二，也衝破了所謂疫情年代的固有印象。我珍惜這一年度過的生日，猶記得最後一堂課老師的沉默，甚至是在所謂遣返過程中相遇的鮮活人物。

在這段風雨如晦的時光裏，多數人目睹着竹枝落下復又彈起，樂見得四季迅速更替，一路風景無窮變化。我們同自我的對話也愈加頻繁，欲求過去的留步，又不斷叩問未來之走向。

須知一年之計，在於接受人生起落，觀望山脊的明明滅滅。



©

《明月灣區》編輯委員會

出版人 明報報業有限公司
社長 張曉卿
總編輯 總經理 潘耀明
總經理室高級主任 彭潔明
執行編輯 葉國威 張志豪
助理編輯 李柏立
裝幀設計 若華 (Yousa Li)
刊名題字 金耀基
編輯部電話 (852) 2515-5111

查詢及訂閱熱線 (852) 2515-5416
訂閱傳真 (852) 2515-2790
訂閱電郵 mpmcir@mingpao.com
投稿電郵 mpmeditor@mingpao.com

地址：香港柴灣嘉業街 18 號明報工業中心 A 座 15 樓
Address: 15/F., Blk. A, Ming Pao Industrial Ctr.,
18 Ka Yip St., Chai Wan, Hong Kong

網址：www.mingpaomonthly.com

印刷：天虹印刷有限公司
九龍新蒲崗大有街 26-28 號 2 樓和部分 3 樓

發行：明報報業有限公司
總代理：同德書報有限公司
九龍觀塘大業街 34 號楊耀松（第五）工業大廈
地下

雜誌內部分文藝欄目由香港藝術發展局
「創建『文化大灣區』計劃」支持。



This project is commissioned by the HKADC

香港藝術發展局全力支持藝術表達自由，本計劃內容並不反映本局意見。

《明月灣區》顧問委員會

(以姓氏筆劃為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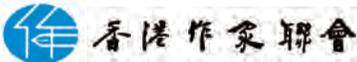
王英偉、李大宏、宋永華、吳志良、貝鈞奇、
林群聲、陸波、張培忠、陳致、湯濤、
蔣述卓、霍啟剛、蘇樹輝

《明月灣區》特約編輯委員會

(以姓氏筆劃為序)

白楊、朱壽桐、許子東、張欣、陳橋生、
梁慕靈、湯梅笑、鄭國偉

「創建『文化大灣區』計劃」

主辦機構：

承辦機構：

合辦機構：(排名不分先後次序)

粵港澳大灣區文學聯盟
香港都會大學
香港都會大學田家炳中華文化中心
廣州暨南大學海外華文文學與華語傳媒研究中心
北京師範大學——浸會大學聯合國際學院
澳門大學
中國文學藝術界聯合會香港會員總會
中國作家協會香港會員分會
廣東省作家協會
廣州市作家協會
深圳市作家協會
珠海市作家協會
澳門中華文化藝術協會
澳門筆會
《明報月刊》
《紫荊雜誌》
《香港文學》

西西飛走了



西西飛走了——留下了永不馴服的色彩。綠騎士懷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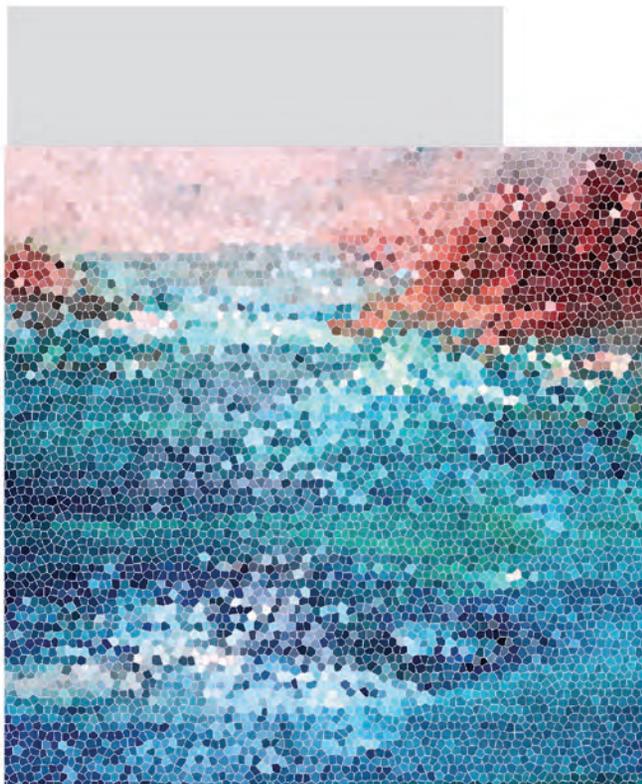
(圖文由綠騎士提供)

元旦·辭

—萍兒—

憑借凜冬。說出新年的開端
並沒有更新的事物
沒有不同的你。
把一段路走到盡頭
再重新仰望
也不懼怕
深潛大地的暗湧
三月、五月、十一月又都將到來
人間話語式的頓悟從不在現場
輕如髮絲以相同的弧度奔向你
枝桠的斷裂有劇烈的疼
甚至萬物生長都刺着痛
詩人說
新年說一聲「愛你」多麼幸福

(萍兒原名羅光萍，為香港詩人、香港中通社副總編輯、香港作家聯會執行會長。)



圖：潘宇清

明月灣區

總八期 二〇二三年二月

